

大  
列

石钟山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天下兄弟

Brother

TAIYUAN JIANG







# 兄弟 天下 Brother hood

石钟山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# 目录

危险的孕妇	1	刘 草	150
一对双胞胎	5	刘栋的转折	158
手心手背都是肉	10	田村和石兰	165
艰 难	14	刘栋和石兰	169
帮 助	19	田村和苏小小	180
田辽沈和杨佩佩	24	刘栋和他的亲人们	187
田村的成长	28	田村相亲	196
新的环境	32	田村的“迷失”	201
艰难的成长	36	刘树的又一次牺牲	210
军机关	41	刘 栋	214
成长的矛盾	45	刘栋和柳三环	218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	49	生活像一团麻	222
田村阳光灿烂的日子	57	山 火	227
刘栋参军	62	刘栋结婚	231
田 村	71	田村的悲情	234
田村和刘栋	80	母亲的心事	240
刘草结婚	84	苏小小	246
刘 栋	89	迟到的苏小小	248
田 村	92	母亲的心愿	252
刘栋的阶梯	97	刘栋和田村	256
田村 石兰 刘栋	101	光 明	260
田村请战	106	真相大白	265
拉练——歇马屯	114	喊一声“妈——”	268
田村和苏小小	125	天下兄弟	271
医 院	135	尾 声	273
提干风波	146		

## 危险的孕妇

王桂香的肚子已经有脸盆那么大了，从怀孕到现在，掐指算算，再有十天半月的就快生产了。王桂香对于生孩子已经不陌生了，八年前，她22岁，生了老大刘树，现在上小学一年级。四年前她又生了个闺女，闺女叫刘草，此时应该在院子里玩。

农村女人皮实，不把生养个孩子当回事，直到肚子疼了，才往炕上一躺，急三火四地把接生婆接到家里来。这面烧上一锅热水，呼天喊地的就等着接生了。农村女人大都在家里生孩子，去医院一是没条件，二也花不起钱。因此，农村的接生婆遍地都是，有几次生养经验的，胆子大些，心细一些的，都可以干这个营生。不计报酬，等接生的孩子满月了，孩子的爹用毛巾包裹着十几个鸡蛋送来，也算是酬谢了。农村女人生养一点也不隆重，怀就是怀了，生就是了。

王桂香虽说离预产期只剩下十天半月的了，但她并没把生孩子当回事，一大早就出工锄地来了。这是生产队的地，集体劳动，挣工分。男劳动力，包括王桂香的丈夫刘二嘎都被大队集中起来大炼钢铁去了。钢已经炼了一年多了，炼钢炉建了好几座，没黑没白的，现在每家每户只有做饭的锅没被炼钢，剩下的能炼的都拿去炼钢了。炼出一坨一坨的铁疙瘩被隆重地送到公社，又送到县里，支援国家建设去了。

毛主席老人家号召，要大跃进，要自力更生，然后就有

了大炼钢铁的运动。炼来炼去的，钢没见到多少，肚子倒是吃不饱了，生产的粮食都送给国家还外债了，家家户户能有一缸粮食的，已经算是富户了。

王桂香一家早就揭不开锅了，自从怀孕后她就能吃得很，以前喝一碗粥能顶上个半天，现在一碗粥喝下还不到一个时辰，她的肚子就咕咕响个不停了。她就喃喃地冲肚子里的孩子说：你这个讨债鬼，是和妈争食呢。

八岁的刘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他的胃就像个无底洞，怎么也填不满。家里早就清汤寡水了，好在是夏天，地里山上生着一些野菜，挖一些，捡一些，熬成半锅绿菜汤，一家老小靠的就是这些。有时，刘二嘎在傍晚时分，偷偷地跑回来一趟，怀里揣着半个玉米饼子，掰成三块分给老婆、孩子。王桂香看着刘树和刘草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眼圈就红了，悄悄地把自已那一小块饼子塞进刘树的嘴里。丈夫刘二嘎就说：桂香，你就吃一口吧，别忘了你肚子里也有一张嘴呢。王桂香就叹口气，摇摇头，理是这么个理，可是让她吃那块饼子她做不到，也不忍心。刘二嘎回来就是为了送半块玉米饼子，然后又匆匆地走了。炼钢炉前离不开人，要是没人，炉子就塌架了，那可是政治事故，没人能担得起责任。

王桂香望着丈夫匆匆离去的背影，她的心疼了一下，又疼了一下。那半块饼子是丈夫刘二嘎的口粮，口粮给了孩子，他就只能喝野菜汤了。她心疼丈夫，也心疼孩子。她经常发愁，现在家里是四张嘴，如果再生一个，就又多了一张嘴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！即将生产的王桂香愁苦得要死要活，早知道添个孩子这么难，当初还不如不怀这个孩子了。王桂香已经发肿了，腿上一按一个坑，按下去，那个坑半天平展

不起来。她知道这是饿的。她要在生产前多挣些工分，年底的时候，生产队是按照工分的多少分发口粮。她参加集体劳动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在地里可以找到一些野菜，收工后回到家里可以整一锅菜汤喝。她不下地劳动也闲不住，她要满世界去挖野菜，没有野菜，一家老小吃啥？

这天的下午时分，因饥饿和笨重的身子拖累，王桂香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，她头晕眼花，有几次差点摔倒在田地里。有好心人就劝她回去歇一歇，都说不差这半天的工分。王桂香不是不想回去，她是担心野菜挖得还不够，所有的人都是一边锄着地，看到野菜就挖上一些。她想再坚持一会儿。就这一会儿，她的肚子就发生了变故，先是紧一阵慢一阵地疼，裆里也有了感觉。她生养过两个孩子，凭经验她知道这是要生了，可离自己掐算的日子还有十天半月的，咋就要生了呢？她扔了手里的锄头，把地上的野菜抓起来，放到筐里，她要回家去，然后打发刘草去大队炼钢炉前喊丈夫，准备生产了。

她忍着阵痛，从田地里走到公路上，顺着公路走，还有二里地就能走回村子了，不争气的肚子就在这时候爆发了。疼痛让王桂香无力走路了，刚开始她蹲在地上，后来她坐着，实在坚持不住了，就躺在那儿了。她离开田地时，有好心的姐妹要送她回家，被她拒绝了。凭她的经验，从肚子疼到生孩子时间还早着呢，最快也得两个时辰，要是慢一些，一宿也不一定生出来。没想到这次和前两次不一样，不给人个喘气的工夫，说来就来了。虚弱和疼痛让王桂香大汗淋漓，她冲着天喃喃地说：老天爷啊，你就让我把孩子生在这公路上吗？她的声音很微弱，她想喊救命，可没有一点气力。

王桂香的命运就是这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。一辆挂着部

队牌照的绿色吉普车，卷着烟尘急速驶来。车里坐着野战军一二八团的团长田辽沈，还有他的妻子——师医院的护士杨佩佩。田辽沈的老家离这还有一百多公里，他是带着妻子回家奔丧的，生养他的母亲去世了，他回老家处理母亲的丧事，办完事回来正路过这里。结果他们就发现了躺在路上就要生产的王桂香。司机离挺远就发现了半躺在公路上的王桂香，他减慢了车速，并向后座上的田辽沈报告：团长，路上躺着个人。

田辽沈和杨佩佩都从后座上探出身子向前张望。车近了，杨佩佩一眼就看出躺在地上的王桂香是即将临盆的女人，职业的敏感让她喊了一声：停车——

车就停了，先是杨佩佩下了车，田团长和司机也下了车，他们一起向王桂香走去。

王桂香这时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了，她半睁着迷离的眼睛，看见有几个人向她走过来。半晌，她才看清那是几张解放军的脸，有男有女，她伸了伸手，微弱地说：解放军，救救我……接下来，她就晕过去了。

杨佩佩只简单地给王桂香做了一下检查，她就知道这个孕妇很危险，不仅仅因为她躺在路上，重要的是她的身体很虚弱，弄不好大人孩子都有生命危险。她抬起头，看了丈夫一眼道：太危险了，要是不抢救，这女人怕是要死了，孩子也保不住。

田团长考虑都没考虑，一挥手道：还愣着干啥？把她抬上车，送师医院去。

三个齐心协力地把王桂香抬到车上，杨佩佩坐在后排，王桂香半躺在后排座上，她的头靠在杨佩佩的怀里。田团长冲四下里喊：有人吗？

没有人回答，四周静悄悄的。

杨佩佩说：别喊了，再等人就没救了。

田团长上了车，一摔车门，冲司机道：快，要快。

吉普车带着一团烟尘向前冲去，从这里到师医院还有七十公里。太阳就要落山了，西边的云彩被太阳晕染得红彤彤的。

## 一对双胞胎

田团长和杨佩佩十万火急地把孕妇王桂香送到了师医院。杨佩佩就是医院外科的护士长，师医院的建制不同于地方医院，一切都为战争考虑，重外科，轻内科。师医院自然没有妇产科，一般军属生孩子都是由外科医生、护士接生，但条件和经验并不比地方医院差。

王桂香被七手八脚抬进病房时，羊水已经破了，孩子也已经露了头，王桂香一声又一声低唤着。杨佩佩一边组织接生，一边忙着为王桂香输液，她知道凭王桂香现在的体力，想把孩子顺利地生下来，有一定的危险，也有一定的难度。王桂香的身体已经被汗水湿透了，杨佩佩又让人冲了一碗红糖水，她亲自一勺一勺地喂给王桂香。王桂香已经喝不下去了，生产的疼痛折磨得她要死要活。杨佩佩就说：大妹子，你挺一挺，喝点糖水你就有劲儿了。

王桂香就咬着牙喝，那样子跟喝毒药差不多。

孩子终于生出来了，是个男孩儿，正当医生、护士准备处理后续内容时，发现还有一个胎儿在王桂香的体内跃跃欲

试。喝了红糖水，又输了液的王桂香，体力得到了恢复，她从昏迷中又一次苏醒了过来。刚才她已经隐隐地听到孩子的哭泣声了，以为生产该结束了，却见医生、护士仍忙个不停，她似呻似唤地说：怎么还没完哪？

杨佩佩一边为她擦汗，一边道：别急，就完了。

十几分钟后，第二个孩子终于出生了。连续两次的分娩让王桂香耗尽了最后的体力，她又昏沉沉地睡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醒过来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身边的孩子，床上除了她，空空荡荡的，不见孩子的身影。这时，两个护士相继抱着孩子走了进来。

一个护士说：你可醒了，这个是老大，四斤二两。

另一个护士道：这是老二，四斤一两，都是男孩儿。

王桂香觉得自己是在做梦，从她倒在路边，到上车，一路上的疼痛，一路上的颠簸，最后来到医院，断断续续的意识告诉她，此刻她躺在部队的医院里。她的精神放松下来，可眼前面对两个护士抱着的两个孩子，她又糊涂了。她盯着护士，看看这个，望望那个，又看了眼两个孩子，喃喃道：怎么是两个？

其中一个护士笑吟吟道：恭喜你了大姐，是双胞胎。

王桂香确信自己真的是生了双胞胎，她此时一点惊喜也没有，只怔怔地望着眼前的两个孩子，他们已经睡着了，小脸红扑扑的。护士说：昨天晚上，是我们护士长亲自买的奶粉，这两个小家伙可能吃了，一人吃了一瓶。

王桂香此时的意识已经不在孩子身上了，她的思绪回到了离这七十公里外的王家屯——那两个饥肠辘辘的孩子，还有自己的丈夫刘二嘎。他们发现自己没了，会怎样寻找和等

待啊。一家人现在这个样子，生活已经很艰难了，一下子又多了两个孩子，她下意识地伸出手摸了摸空空的乳房，它们似乎已经被前两个孩子吃干了，此时那里面什么也没有。直到这时，她才意识到，自从怀孕到现在，她没吃过啥油水，怀孩子时身体还有些重量，此时却如同一张纸那么轻，一阵风就能把自己给吹起来。一滴奶水也没有，却要喂养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想到这儿，泪水就汹涌地流了出来。

正在这时，杨佩佩走了进来，她穿着军装，外面又穿着白大褂，显得文雅又素净。她见王桂香流泪的样子，就说：大妹子，你怎么了？

王桂香哭泣得更厉害了，她双手掩面哽咽道：大姐，你还不如不救我了，我要是死了，日子也许能好过一些。

杨佩佩没想到王桂香竟然这么说话，原以为自己的行为会换来王桂香的千恩万谢，母子平安，且又是对双胞胎。如果不是她及时把王桂香送到师医院，凭农村和孕妇的自身条件，他们母子的结果还真不好说。

杨佩佩怔怔地望着王桂香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。

王桂香把手从脸上拿下来，仍哽着声音道：大姐，我知道是你救了我，别说两个孩子，就是一个我能不能养活都不知道。

杨佩佩明白了，王桂香这是遇到了难处，现在全国的形势杨佩佩是了解的，别说农村，就是他们部队每天的伙食也已经开始定量了。

王桂香把家里的情况又向杨佩佩说了，杨佩佩就低着头望着那两个正在熟睡的婴儿，她一时也没了主张。王桂香的哭诉，让她的眼圈也红了，都是女人，她看不得女人哭。

做了一件好事，却遇到了这样的难题，杨佩佩也一时不

知如何是好。她回到护士长办公室，坐在那里发呆，也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。

护士小王推门进来，满面笑容地推推杨佩佩的肩，笑吟吟道：护士长，是好事啊！

杨佩佩抬起脸，不解地望着小王护士道：产妇都愁成那个样子了，你还笑？

小王又道：护士长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？她养不起，干脆你抱养过来得了，反正你又是她的救命恩人。

杨佩佩一下子又怔住了，她和田团长结婚十几年了，一直没个孩子，当然责任不在她。田辽沈在淮海战役中，下身受了一次伤。她就是那时认识田辽沈的，那会儿她刚参军不久，在野战医院里当护士，当时的田辽沈已经是连长了。海南岛解放后，他们就结婚了，却一直没有个孩子。直到几年前，他们双双去医院检查身体，才知道问题出在田辽沈身上，是那次淮海战役受伤留下的后遗症。得知这样的结果，他们想生养孩子的梦想才算破灭。一年年过去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看到战友们孩子中大一些的上学的上学，参军的参军，就是那些比他们年轻的人，孩子也都是满院子跑了，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。生为女人，天生的母性让她更是留意孩子，看着那些孩子就发起呆来。田辽沈自然知道她的心思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拥着她说：要不，你跟我离婚算了，再嫁个人，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。

她就用拳头去打他，手上挥舞着，眼里就流出泪了。最后，田辽沈就叹息一声道：要不咱们就去抱养一个吧？

两人都有这个心思，一个是团长，一个是护士长，都是有身份的人，又不能敲锣打鼓满世界张罗抱养孩子的事，只

能暗中打探，托战友帮忙，看有没有这种可能。一晃几年过去了，却一直也没有这样的机会。

小王的话击中了杨佩佩心中最软的地方，她怔怔地望着小王道：这事人家能愿意吗？

小王道：你没问人家，你怎么知道？

杨佩佩为难地说：这事怎么好张嘴啊？

王护士道：护士长只要你同意，这件事我来说。

王护士不等杨佩佩点头，就风风火火地走了出去。

病房里的王桂香一连吃了两碗面条，还有三个荷包蛋，她已经许久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，力气似乎正一点点地又回到了身上。她望着静静熟睡的两个孩子，又开始愁苦起来。她知道，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，回到家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？正在这时，小王护士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，坐在王桂香的床旁，拉过她的一只手。

小王道：这里好不好啊？

王桂香道：这是解放军的医院，还用说吗？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

小王又说：我们的护士长好不好？就是送你来医院的杨大姐。

王桂香眼圈红了：她是我们家的恩人，这辈子我忘了谁，也不敢忘了杨大姐。小王又看一眼小床上仍在睡着的婴儿道：要是杨大姐收养你一个孩子，你愿意吗？王桂香张大了嘴巴，吃惊道：你说啥？杨大姐她能收养我的孩子？

小王点点头。

王桂香的泪又下来了，她语无伦次道：恩人呢！老天爷你算是开眼了，孩子跟我回去可受罪了，能不能养我还不知道

呢。说着她就要下床，似乎要跪在地上冲老天磕头，被小王劝住了。



## 手心手背都是肉

两个孩子，真的要送走一个给人时，王桂香犯难了。孩子就躺在她的眼前，他们在睡梦中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。王桂香看一眼老大，老大稍微胖一些；又看一眼老二，老二要瘦一些，似乎也黑一些。是给老大还是老二，母亲犹豫不定。她不怀疑杨护士长是个好人，不会亏待她的孩子，这里的条件和她家相比要好上千倍万倍，她没有理由不相信孩子留在这里会享福。理是这么个理，可真让她放弃一个孩子，她又舍不得。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，她连一滴奶水都没有，家里又有什么呢？野菜能救活大人，但能救活孩子吗？就是她抱回去一个孩子，她也不敢保证，这个孩子一定能够活下来。她的目光又停在孩子的身上，她是母亲，十月怀胎，孩子在她的身体里一点点长大。孩子没出生时就是娘肚子里的一块肉，那时还谈不上感情和依恋什么的，只有胎动的时候，她才感受到孩子是有生命的。孩子出生了，活脱脱的两个生命摆在她的眼前，母亲的心不能不为之牵动。究竟送哪个、留哪个，王桂香愁死了。

虽然她明白，留下的就意味着生，是去享福了，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生活在城市里，成为一个体面的城市人；而她抱走的孩子，也许没等养大就会病死饿死。农村的孩子

命贱，村里每年都要夭折几个孩子，用破席裹了扔到荒郊野外。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没有长大成人的孩子，死后是不能入祖宗的坟地的，扔在野外被狼啊狗的疯扯了，也算是一种安葬，意味着早日托生到另外的人家。王桂香此时已隐隐地看到了自己孩子的将来。

最后她抱起老大，想想又放下了；抱起老二，停了一会儿也放下了。老大比老二要重上些，大些的孩子，硬实，意味着好养活。终于她的手伸向了老大，她把老大抱起来，目光仍停在老二身上。孩子睡着，小嘴一动一动的，似乎在寻找吃的，她在心里哭泣着说：老二啊，你看妈一眼吧，你就要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了，这辈子怕再也见不上你亲妈一面了。

孩子仍睡着，样子安静无忧。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，王桂香冲身旁的小王说：我现在没钱，等我有了钱一定把钱给你们送来。

小王说：大姐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杨大姐把住院费给你交了。今天，她会亲自送你回去。

走到门口，王桂香又停下来，抹一把眼泪，最后看了眼躺在小床上的老二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。也许是关门的声音把屋里的老二惊醒了，老二大哭起来。哭声让王桂香迈不动步了，她停下来，倾听着老二的哭声，心里说：这是老二找妈呢。

小王说：孩子可能是饿了，快走吧，杨大姐和车都在外面等着呢。

此时的王桂香只能硬下心肠往前走了，她的眼泪一直在流，最后她是怎么上车的，杨护士长说了什么，小王又说了什么，她一句也没有听清楚，耳畔就是铺天盖地的老二的哭声。

直到车开走了，她才一点点冷静下来，车还是昨天接她的那辆车，杨大姐一直坐在她的身旁，所不同的是，田团长没有坐在前面，只有那个小兵在轻车熟路地开着车。

王桂香明白，以后这里就和她没有关系了，只有她的孩子留在这里，会成为她日思夜盼的念想。她有些感伤，也有些无奈。

这时，杨护士长抓住了她的一只手，她的手冰冷，杨护士长的手是滚热的。半晌，杨护士长握着她的手用了些力气，她感受到了这份力量，杨护士长说：大妹子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有我一口干的，就不会给他喝稀的。

她点了点头道：我信。

杨护士长又说：我和老田没孩子，以后我就把这孩子当成亲生的。停了停又补充道：比自己亲生的还亲。

她的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，杨护士长的手握着她又用了些力气，小声地说：大妹子，我知道你舍不得，这孩子我先养着，啥时候你想要了，我再给你送回去。

她停止了流泪，认真地把杨护士长看了，从昨天到现在，她还没有时间仔细看一眼杨护士长。眼前的杨护士长在她眼里是那么文静慈爱，还有一些贵人相。她一边注视着杨护士长一边说：大姐，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，我不后悔，老二就是你的了。孩子送给你，我放心。他以后就算享福了，不像我们农村人，吃苦受累一辈子。

说到这儿，王桂香的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。这一次，为了老二有了幸福的归宿，她有了一缕温暖的感动。

杨护士长也被王桂香的话感动了，她也真诚地说：大妹